



父亲的心思

■李占富

母亲是突然离世的,全家沉浸在失去母亲的巨大悲痛中,一个多月后,父亲也走了,没有留下任何遗嘱。

这套自建的住宅是父母最大的遗产,整理父母遗物时,在父亲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挂包里,发现这几间房产的证件,证件是父亲以他和大姐、哥哥、弟弟的名义办的。说起这事,大姐说,她知道父亲的心思,父亲总认为我们兄弟姊妹五个,他安排了二姐和我的工作,亏欠了大姐、哥哥和弟弟,就把房子一分为四。我平时与父亲交流不多,这使得我细细揣摩父亲的心思来。

父亲身体不好,1983 年申请提前病退了。他病退时,哥哥在沧浪山采育场打零工,我正好初中毕业。按照当时的政策,他病退可以安排一个孩子招工。他把我喊到面前,问我读高中能考上学吗?我那时学习并不好,初中毕业虽然考上了高中,读完高中能否考上中专大专可不敢保证。他说:“那你就上班吧!”就这样,我成了一名林业工人。按道理应该是哥哥招工才对,可父亲说不管怎样,你哥哥现在有事干着。我现在想想:不是那么简单啊,我自小寡言少语,老实胆小,亲戚邻居都说,这个娃子大了怕连媳妇也说不到,看来父亲是担心我的生存能力,先为我铺好了路。

父亲退休后的日子过得十分安闲,虽说身体不太好,有母亲照顾,子女也相距不远,想见也随时可见,没有什么太烦心的事。

父亲当过多年干部,性格比较开朗,也许是早年他在地工作,我们姊妹五个都是母亲带大的缘故,也许是存在代沟,他与我们交流是很有限的。我又不善言辞,15 岁工作以后一直在单位住,节假日回到家里,与父亲交流也很少。

记忆里,父亲留给我的话不多,他总是不满意我沉稳的做派,不高兴就喊我“老末”,嫌我做事慢腾腾的。我二十七八岁还没成家,他说,你还不成家,人家会认为你有啥问题,我知道这是他在激将我。

2010 年,他过生日时,正值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工作关键之时,我没能陪他老人家吃饭。他卧病在床,在即将离世前的那个春节,叫着我的小名说:“你再陪我一晚上吧。”这句话,竟然成了他在人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现在,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几年了,梦中的父亲,总在不停地与我说话,他不再让我揣摩他的心思。

(作者地址:十堰市委宣传部)

不可重来的时光

■崔云

清明到了,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使人思绪万千,偶尔晚上吃一次蒸红薯,引得儿子抱怨:“红薯有什么好吃的?”我说:“吃的不仅仅是红薯,而是一种情怀,一种乡愁。”其实,那是我对不可重来的时光一种深深的怀念。

小的时候,我在农村老家生活,条件不像现在这样好,每天早饭就是蒸红薯、红薯面糊、酸菜面条,后来随父母搬到十堰读书生活,我依然忘不掉老家的一切。

真正让我怀念的是我的大爷。大爷年轻时本来个子就不高,因生活重担,时常用扁担挑着重重的粮食,左右肩来回换,扁担被重物压得一弯一弯的,咯吱咯吱响,实在累不过,才休息一会儿。

我进城读书后,每年放暑假回老家总是住在大爷家,不仅是因为最小的堂姐与我年龄相当,和我玩得来,还因为大爷对我一直很疼爱。我每次回去,大爷都非常高兴,马上用家里为数不多的食材给我做好吃的。我知道,他一定会做炸油角,在他眼中,炸油角是最好吃的东西。除炸油角之外,他还会问我想吃什么,然后把我想吃的东西都做一遍。

我成家后,多年不曾回老家,因表弟结婚回去喝喜酒,看到了阔别多年的大爷。大爷头发已花白,脸上皱纹也加深了许多,说不上来为什么,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很疲倦。我问他身体咋样,他说:“好着呢,每顿吃一大碗饭,一天喝两顿酒,不给喝还不干呢!”

我反复劝他烟不要抽了,酒也少喝一点儿,年龄大了不比年轻时,种太多地身体吃不消,把身体搞好比啥都强,他嘴上答应着,却还是那样。

还没过三年,那年大年初五,堂姐突然打电话来说大爷身体不舒服,已经被送到县医院检查。第二天,我和爸爸、弟弟一起去县医院看望他,躺在病床上的他消瘦了许多。短暂交流后,我们去找了主治医生。医生拿出检查结果,让我们有思想准备,说他肺部、腋下有肿块。我们不愿相信这样的结果,跟医生协商后,果断地将他转入太和医院,再次检查后,我们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,原来大爷已经是肺癌晚期。

我们听从表哥的建议,告诉大爷是带状疱疹,让他不要胡思乱想,让他配合医生好好治疗。大爷从始至终都相信我们,认为自己就是因为带状疱疹而疼痛。

短短两个月,大爷就走了,走时受尽了痛苦。离开这个世界,对他来说,也是一种解脱,只是让我们这些亲人伤心……

不知不觉,大爷离开已经四年,每每想起大爷,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,他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心里,我会永远记得……

(作者地址:张湾区车城西路 167 号)

无法救赎的耳光

■孙翼

又是一年清明到,慎终追远怀故人。来到弟弟的坟前,挂上一串“清明吊”,点上几张火纸,袅袅青烟里,弟弟那熟悉而久违的面庞又浮现在我的眼前,脸上似乎还清晰地留着我的巴掌印……

弟弟小我 4 岁,因为先天智力障碍,没有进过一天学校门。

上苍弄人。母亲作为我们哥俩的守护神,却在我 10 岁、弟弟刚满 6 岁那年,撒手去了另一个世界。父亲在外忙于生计,照看我们的任务就落到了爷爷奶奶身上。但弟弟最依恋的人还是爷爷和我。

18 岁那年,弟弟挨了我一记耳光,竟成了我们兄弟的最后诀别,也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。

那是 2003 年,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弟弟变得越发反常,狂躁易怒,不服管束,还经常独自四处乱跑。那时的我在镇上帮着父亲和继母打理门店,弟弟仍在老家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。他每隔一段时间会独自跑到镇上跟我们住几天,然后再独自跑回去,从未走失过。这年秋忙时节,弟弟从老家过来了,我正忙得不可开交,没有过多的精力来应付我那多事的傻弟弟。弟弟也许是无聊,趁这天下午我刚忙完,正精疲力竭地坐在椅子上歇息时,突然拿了块木板来敲打我,我喝斥他走开,他又朝我吐口水,几次三番激得我火冒三丈,压抑多日的郁闷情绪瞬间爆发,咆哮着冲他扬手就是一耳光,殷红的指印重重地烙在弟弟瘦削的脸上。

这一巴掌果然奏效,弟弟愤然离开我,骂骂咧咧地朝着老家的方向走了。气头上的我没有管他,晚上也没有给爷爷奶奶打电话确认他是否到家。次日早上,父亲打电话回去,才知道弟弟一夜未归。父亲着急了,让我在家看店,他们分头去寻人,但直到傍晚时分仍没找到。吃过晚饭,一位老人家给我父亲打来电话,说在邻镇看到一则认尸启事,像是我弟弟。父亲一行当即赶往现场,果然确认无疑——原来,我那可怜的傻弟弟在离家出走的当天晚上,迷失在邻镇的大河边遇难了……

这么多年过去了,许多往事已在岁月的风化中漫漶不清,唯有这一记耳光历历在目,如同压在我心底的石头,令我隐隐作痛。对于弟弟的死,我是有责任的,是我那一巴掌打得他负气出走而丧命。这是我终生的遗憾和无法救赎的罪愆……

(作者地址:郧阳区白浪集镇)

